

风/物/记

合川水粉银线软



王钧

合川以水得名，涪江、渠江、嘉陵江在此汇合，美食也因水而生，水粉即是其中翘楚。

早年间合川，每到晚炊时分，江面烟波浩渺，辉映万家灯火。络绎不绝的过客的长期来往于两岸，有的临时盼望着归船，岸边载人渡江的扁舟，据说忙时多达数十只，形成了合川八景中著名的涪江晚渡。两岸各类小吃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可对于在酸甜苦辣之中徘徊的大部分食客，忙碌的生计对饮食要求除了果腹，仅仅是一个“快”字。店家把米粉事先煮熟，泡在水里，客人来时，滚汤里翻滚一烫即可食用。端上桌的水粉还在滚汤中冒着热气，就被客人挑起，简单一吹，迅速地吃了起来，同时伴随着“嘶嘶”的声音。滚烫的感受使人咬着牙本能地吸入空气，来给嘴的内部降温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丝毫不敢耽搁，仿佛只要稍微嘬慢一口，就会被紧紧跟随的生活赶上。

食物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成长，合川水粉从只加入盐，到铺上辣子、辣油，再到浇上羊肉或者牛肉的原汤和臊子，撒上葱花，直到现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和喜好，决定是否在碗里加进一个卤蛋。味道不仅仅为了生活，也会高于生活，我们从熟悉的味道里了解世界，也从这里营造自己独特的回忆空间。像是不断增加的对生活的感怀，然后用浅浅的喜欢点缀日常，用深深的爱意化解不可胜计的生活百态。对味道的多元想象和选择来自生活的轻松与自在，而松弛的心情又会给生活体验带来更多包容与理解。比如在同一个店里，有人喜欢多点辣，有人要少点葱，有人会额外加些醋，老板会一一回应，但却不一定能够做到。一位客人抱怨明明刚说了少放辣，这水粉还是太辣，老板满脸堆笑地从后厨出来，回应到再免费加一两米粉，客人连摆双手推辞“吃不下，吃不下”。“吃不下就剩着，和一下会清淡些”老板半劝半推将水粉加到食客碗里，一场矛盾就化解在了各让三尺的实在中。

随着水粉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合川的水粉店也越来越多，别处的店也为了生意，加上合川的名头，似乎这个地名就决定了食客的品味。如今水粉早已不止于满足食客吃饱，后厨尝试着各种味道和搭配试验，试验结果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店外排队的人数多寡。有排队的店门口人会越来越多，没有排队的会逐渐退出市场，不仅是外来不知情的游客，还是本地的居民，都愿意去等待那些队伍冗长的老店。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口味，也许在队伍的尽头，也会是一碗平常的水粉，但是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仪式感。那些等待的形式，使得某种味道成为了自己的喜欢与偏爱，让我们生活的随意和随机之外，意识到自身并非混沌于众生之中，而是作为独特个体穿梭在生活里。

人在人群中，就像是水在水里，城市在水边生长，也像是水粉被包裹着原汤。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，这是被岁月洗练，经历过得失的内敛。这里最吸引回头客的几家店更喜欢做香辣的红汤，这样的水粉既保持了温润的水型，吃下去又能体会火辣的冲击。每次回去，总想来碗红汤的水粉，喜欢感受在喉咙里沸腾的热爱。短暂地回到童年的时光，以成熟而豁达的天真，体会生活的浪漫和美好。这样仿佛可以穿越回到千年前那个忙碌的渡口：船远远地过来了，我温和地走入等待上船的人群，依然像是把酒添入水中，保持着浓烈醇厚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铁路中学)

新作者

家乡的喜酒不醉人

王旭兵

几年前我公休回甘肃秦安的乡下老家度假，偶然的机会去参加了一场同村农家的喜宴。由于离乡太久，老家的大多数人认不得我了。他们只能问我，或者问坐在我身旁的二爸，才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。但是，在他们问我之前，我会主动向他们问好，这是规矩，也是乡下必须遵守的基本礼貌。

在大西北的乡下，由于村落变迁历史的原因，同村的人虽然有姓氏不同，但根上都沾亲带故。因此，每家的小一辈见了另一家的叔叔辈，都要按照其在家里的排行叫个大爸、二爸等称呼，见了另一家的爷爷辈，同样要按照其在家里的排行叫个大爷、二爷等称呼。我因为无法准确判定该叫几爷、几爸，所以我一贯的原则是，见了爷爷辈的统一叫大爷，见了叔叔辈的统一叫大爸。

那天吃酒席，阳光明媚，村里格外热闹。我叫着大爸、大爷，热情又主动地举杯敬了同坐一酒桌的人。朴实善良的同村人和那郎才女貌的一对佳人都劝我多吃菜、喝酒，常回家看看。不知那天是出于感动还是高兴的原因，我吃了不少菜，也多喝了酒，但那天我竟然没喝醉！

吃完酒席，已是下午两点多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手持随手在草从里捡的木棍，踏着轻快的脚步，一路哼唱着北方民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。在途经邻居二大爷的家门口时，我想酒劲还没完全散去，就这样回到家，免不了母亲的唠叨。于是先去二大爷家坐坐，讨口茶喝。一进二大爷家，就看到他正坐在院子里的火盆前吹着火苗，煮着罐罐茶。二大爷看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煮的茶有点苦，我给你放点白糖，你再吃点锅盔，很快酒劲会散……”那天，我和二大爷聊了约一个多小时的国际国内新闻，喝了好几杯热茶后，才回家。

回到家后，我躺在西面小屋的土炕上，温暖的阳光透过木窗的玻璃洒在脸上，我迷糊着眼睛看着窗外摇曳的竹子，只听到风儿和竹叶说话的声音，静悄悄的。那一刻，幸福感弥漫心头。我想那不是几杯喜酒带来的幸福，而是喝喜酒前心无旁骛、心有所爱的结果。

我想几年前，在老家乡下喝喜酒不怕醉，其根本原因是：在以聚餐喝酒为感情联络的平台上，还能找到人性善良所带来的温暖。在此，愿天下之君，少些煮酒论英雄，多点煮酒共温情。饮酒要有度，在喝了酒后还要清醒安全地回到家，还要舒心快乐地幸福入睡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)

重新感受高考



吕俊杰

再过一周，6月7日至9日，将迎来2024年的全国高考。去年的10月19日，我去了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调研考察，期间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参观，有幸在该馆遇上了1979年高考考场的模拟场景。我又重新坐在高考考场中，感受了1979年的高考。并逐一查阅，认真研读当年高考每一科(政治、数学、语文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)的试卷。触景生情，让我回想起当年我参加1979年高考的情形。

如今我的高考已经远去45年，当年16岁的我，1983年7月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参加工作，如今工作已41年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组织上还批准了我延迟退休。是高考让我有机会参与国家对人才的选拔，有幸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东北工学院(今东北大学)。后来自己通过努力，在1985年又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生，研究生毕业后去了高校从事教育工作。一辈子学习冶金，从事冶金教育，对专业不离不弃，从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到教授。

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，一方面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改革，为中学生指明了升学的路径，让莘莘学子通过努力与拼搏，走进大学校园，开始人生的新篇章。另一方面为国家经济、社会发展培养了人才。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，现在高校通过高考每年录取新生近千万人。这些学子毕业后投身祖国建设，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。

想想自己的过去，曾先后参加了1977年、1978年、1979年三次高考，从中感受到通过高考拼搏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，使我从长寿农村走出来，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。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，给了我知识；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，给了我成长的机会。

(作者系重庆科技大学二级教授)

城/市/漫/记

厦门记趣

张华

我们驾驶越野车驶上跨海大桥，傍晚七点左右进入厦门市。路上车水马龙，堵车严重。在市区绕了好几圈，最终到达一家酒店的停车场。办完入住手续，感觉肚子很饿，于是我与我妻子来到附近一家特色粥店。老板操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，问我们要吃啥。

“来点粥吧！”于是点了海鲜粥和小吃。得知我们是从重庆到厦门旅游的背包客，老板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：“这个季节到厦门岛来旅游的游客很少，是旅游淡季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厦门岛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他睁大眼睛：“厦门岛你都不知道啊！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在厦门岛上嘛。厦门岛也叫‘鹭岛’，是我们福建省第四大岛，面积约132平方公里。”原来，我们所在的区叫湖里区，有很多可供参观的地方，比如凌云玉石博物馆、惠和石文化公园、五缘湾帆船港等。老板热情地建议我们先去思明区，因为那里有全国最美的大学——厦门大学，人文历史非常深厚。

从攀谈中，我感觉老板很有文化素养。原来，他是闽南漳州人，前些年大学毕业后与女友来到厦门岛，开了这家特色粥店。

湛蓝的海水映照着远方的朝霞，阳光温柔地拂着海岸线。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厦门大学南门，一眼望去，欧式风格的大门门额处有四个大字“厦门大学”。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总觉得不对劲，便大声对妻子说：“你看，厦门大学这几个字有错字？”

旁边一位保安听我说的是重庆话，就用普通话问：“你们是四川人？”

我答：“不是，是重庆人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：“川渝一家亲哦！”然后用四川话告诉我们，他是四川遂宁人，在厦门岛当兵两年，爱上了这个地方，退伍后就留在了岛上，现在在厦门大学当保安。他接过我刚才的话题侃侃而谈：“你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中国最美的大学——厦门大学大南门。门额上‘厦门大学’四个字，有人说写错了三个。”他手指着字对我说：“你仔细看，‘厦’字多一点，‘门’字少一点，而‘学’字没有宝盖头。这四字呢出自鲁迅先生的手笔，真的是他写错了吗？其实啊，鲁迅先生根本就没有给厦门大学题过字，那这四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早在1926年，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，给他远在广州的妻子许广平写了许多书信，后被校方从两地书中找出这四个字凑起来，刻在厦门大学的校门上。鲁迅先生的书法相当了得，可以说是自成一体，这么简单的四个字小学生都会，他又怎么会写错呢？”

我还真不明白。年轻保安又说：“其实这三个字才是最有寓意的。‘厦’字多一点，寓意厦门大学人才辈出；‘门’字少一点，像学生向老师鞠躬，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谦卑，尊师重教；‘学’字没有宝盖头，代表学生学无止境，学不封顶。”

真没想到，厦门大学的保安如此不简单。看来这厦门岛上厚重的人文历史，不仅掩藏在绿荫下的校园里，也珍藏在普通市民的心里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老年大学)